

有一些土地，它无法被称作广阔，而只能被称作广大。江淮之间大片的丘陵岗地，就是广大的土地。广阔的土地上，天空因此高远，一只鸟的翅膀痕迹，会被它吸收和消解。而广大的土地，尤其是这丘陵，因为起伏、明晦、收放和透隐，它迫使天空时高时低，时阔时狭，因此，天空中鸟儿翅膀的痕迹，便随之起伏，明晦，收放和透隐。站在这大地上，一个人或许是一片影子，或许是一粒尘土；或许是一棵站立的树，或许是一片倒伏的草；或许是隐于地下的流水，或许是一片爬上山岗的水滴；或许是尘土中的星辰，或许是坟莹上的花朵；或许是那些被风吹走的名字，或许是被深埋在土地中的断碑。或许像长江、淮河一样奔涌，或许像梔子沟一样没有源头。的确，这是

一条江淮之间没有源头的河流。广大的土地上，这样的河流也许会很多。但我只记得它——梔子沟。我曾沿着流水追寻，我希望能在这丘陵的乱石与杂草之间，发现它细若游丝的源头。哪怕像一只蚯蚓一样细小，或者像一匹草叶一样狭窄。但那是源头！源头在广大的天空之下，再细小，再狭窄，它都蕴藏着生命原初的蓬勃与力量。然而，一直没有。我一直没有能寻到梔子沟的源头。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我从我家的屋后出发，脚上沾着露水，跑过那些稻田、棉田和有稻桩的闲田，然后，我就听见梔子沟的流水声。声音有时明亮，是贴着草叶流淌的犹如孩童的欢快；有时低沉，是被过小的河道挤压所造成的困苦；有时，河水的声音仿佛跳出了河道，飘在空中，我就知道：河水带来

M

月光城 散文

没有源头的河流

洪放

喔一喔一喔一，鸡叫头遍了。梅兰还是没有一点睡意。

下晚，梅兰坐在屋檐下剥毛豆，村妇委员会主任小英子把电瓶车往门前枣树下一戳，“阿婶，剥豆子呢。”梅兰还没及答话，小英子已顺手挪过一截干树墩，坐在梅兰对面，抓起豆角剥起来。

“英子你歇歇你歇歇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”边说边摁住膝盖要起身。

“阿婶，不用，一会还要去刘爷家。”小英子一把扯住梅兰的衣角。

梅兰重新坐下。小英子不是外人，梅兰前年顺利脱贫，小英子是直接帮扶人。那时梅兰与男人都病痛缠身，危房改造、光伏发电、土地入股分红，哪一样都少不了小英子的操持，不说三天两头，有时一天都要跑前跑后登门几次。

“阿婶，现在还好吧？”

“英子哎，说实话吧，要说现在还不好，真是要打嘴巴了。”梅兰把剥好的一把豆米放进盘子，又抓起豆角，抬头望望屋檐，满眼心满意足，“你看你们帮我做的这屋子，里外亮堂堂，再不是从前漏风漏雨的危房，睡在梦里心都不安，现在不说刮风下雨，就是下刀下枪，也是一点没有担心的了。”

“你与阿叔身体都还好吧？”

“亏得贫困户慢性病和大病救助，把我和你阿叔没钱治的病都治好了。我这筋骨还真是怪事，现在一点也不酸痛了，老哮喘也两年都没犯了，你阿叔腰椎原来整天躺在床上不能下地，也大病救助治好了，现在镇上花果山黄桃食品

厂上班，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，中午厂里还管饭呢。”

“阿婶，我还想问你。”小英子抬起眼，扑闪着长长的睫毛，笑盈盈地盯着梅兰。

梅兰停住手里的活，看着小英子，等着她问话。

可小英子却只是笑盈盈地盯着梅兰，半天也不说话。

就在梅兰被打得心实在有些抓不着地时，“阿婶，”小英子重又开口了，“阿婶，我就想问你，你想不想上学？”

“上学？上学？！”梅兰头脑里嗡了一下，嘴里不自觉地嘟囔，好像自己在问自己，“你说什么，上学？你说上学？上什么学？”

小英子不说话，笑盈盈地盯着不知所措的梅兰。

“哎，小英子，你晓得阿婶是个睁眼瞎，还尽拿阿婶开玩笑。”梅兰慢慢回过神，“上学，哪个不想上学，不想念书。”梅兰叹口气，“小时候家里穷，兄弟姊妹六七个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哪有机会给我念书。七岁时，有天上割猪草，路过学校，听到里面唱歌一样的读书声，忍不住趴在窗外，踮起脚尖朝里望，望得忘记打猪草，家里猪饿得嗷嗷叫，母亲一路寻来，扯着我的耳朵，一路拖到猪圈前，狠狠地拧紧我的耳朵说，要是把猪饿死了，你也别想活了……”

小英子不说话，笑盈盈地盯着梅兰，微点着头，仿佛为梅兰的话标注着逗点。

梅兰摇摇头，像要把过去的这些一股脑甩掉，望着小英子，“现在想想，也不能怪母亲，一大家子老老小小要吃

M

月光城 小小说

梅兰要去上学了

罗光成

饭，母亲又能有什么法子呢！现在脱贫奔小康了，上学念书是有条件了，可阿婶我人已老了，又有什么学能上了呢。”梅兰撩起围兜，沾着两只眼角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嘿嘿，你看这不争气的老眼睛，有事没事动不动就淌眼水。”

“阿婶，我今天来，就是请你上学的。”

“？”

“阿婶吔，全国都脱贫了，都小康了，这是第一步，现在老百姓吃穿住什么都不愁了，国家又出台了好政策，要让老年人老有所乐，享受终身学习服务了。”小英子把掉在地上的一粒豆米捡起来，凑近嘴边吹一吹，放进盆里，“现在这个叫‘老有所学’暖民心行动，老有所学，就是让老年人走进学校，老年人自己的大学，学文化，学知识，学技艺，学快乐。”小英子眼里放着光，梅兰感觉小英子眼里的光，照在自己的脸上，照在自己的眼睛，又从眼睛照到了自己的心上。

“我也能上这个大学？”梅兰问，梅兰感觉自己这个问话好像没有经过头脑，有些像别人借着她嘴巴说出来的。

“当然能！这是专门为阿婶你们老年人开办的学校！”小英子说着，变戏法一样，从身上摸出一个小本本，“阿婶，我已为你报了名，这是学员证，我为你报的是插花艺术，既能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快乐，学好后，还能到村里马上就要组建的花艺合作社上班，为打造我们的‘美自在’花艺小村做贡献呢。”小英子打开小本本，伸近梅兰眼前，“你

看，学校名称，江南县老年大学戴家村教学点，姓名，梅兰，班级，花艺，你这照片，是你脱贫那天填表时拍的，你看，你那天笑得多像我们山里的兰花啊！”小英子调皮地挤挤眼，“阿婶，莫不是那时你就想到你也会有走进学校的这一天，哈哈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——”梅兰随着小英子，情不自禁笑起来。

喔一喔一喔一，鸡叫第二遍了。

月亮已落到后山，天花板在黑黢黢里变得若有若无。梅兰知道，鸡很快就要叫第三遍了，鸡叫三遍，跟着就是黎明，天也就亮了。梅兰看着自己的心思，在捉摸不定似乎又清晰无比的天花板上漫溢，又仿佛看到另一个自己，在那里仙女一样快乐地飘飞。梅兰把手探进枕底，摸出学员证，轻轻摩挲，忽然就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七岁的那个上午……说不出的泪水，忽然就从眼里泉一样滚涌到脸上。

梅兰深深吸了口气，把学员证捂在胸口，盯着暗黢的天花板上母亲隐现的眼睛，“妈妈，您放心，女儿明天也要上学了！女儿终于也可以走进教室上学了！您还会再来拧着我的耳朵吗？！”

梅兰在心底一遍遍对母亲这样说着，用舌头轻轻地舔舐滑向嘴角的泪水，涩，又说不出甜！

喔一喔一喔一——，鸡叫第三遍了。梅兰把头转向窗户，一轮朝阳，已在梅兰心底提前升起来了！